

项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466200

政协河南省项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项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河南省项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A82/06

政协项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景尧

副主任委员 崔成烈 李天让 蒋德汴
刘秉益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三才 孔祥谦 傅谨权

冯国忠 刘运兴 刘芳洲

汪爱民 涂自勤

本辑责任编辑

崔成烈 刘秉益 屈景明

尘事非师便 出园久见招 归来三适中
蔚蔚长蓬蒿 虽间荷锄倦 浊酒且自陶 癸亥冬

塵事非師便 出園久見招
歸來三適中 蔚蔚長蓬蒿
雖間荷鋤倦 濁酒且自陶

楷廷仁兄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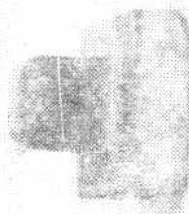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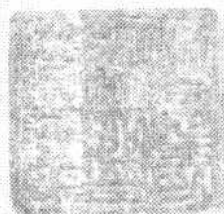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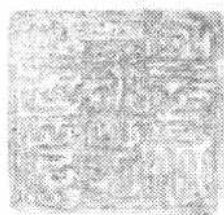
邓县郑国翰

(郑于民国十年、十二年两次出任项城县知事)

项城县博物馆供稿

提点河北东路刑狱印（宋徽宗崇宁五年五月少府监铸）

项城县博物馆供稿



目 录

特殊的卖笔者刘茂林·····	刘家典 刘子毅 (1)
张铁奇几件事·····	阎钦莱 (4)
革命生涯片断·····	解道生口述 刘秉益整理 (9)
建国前工作杂记·····	耿国浚 (15)
1947年两军过境见闻·····	张鸿猷 (21)
金道堂毙命记·····	吴复增 冯保成 田维明 田 丰 (25)
1942年灾荒见闻·····	张鸿猷 (28)
农民政权在项城·····	熊金炬 (30)
建国前后水寨的工商业和工商联·····	傅谨权 (32)
李映浩同志二三事·····	韩同义 (37)
尊师重教的区委书记郭成明·····	阎钦莱 (40)
记全国优秀班主任王凤岐·····	崔成烈 (44)
回忆项城中学文艺宣传队·····	王宗黄 (48)
忆全国卫生劳模梁万玉·····	胡先瑞 王海鲤 (52)
名医龙之章与其《蠹子医》·····	龙化周 王海鲤 (54)
《形短集》的重新出版·····	涂自勤 (57)
单家民乐·····	单志德 (59)

高家戏班·····	秣陵镇志编写组	(62)
海波篮球队·····	崔成烈	(64)
罗庄武术·····	苏国安	(67)
项城发现一枚北宋提点官印 ·····	项城博物馆王琮 王叟庵	(70)
记老城汉墓出土戏楼·····	张金云	(72)
虹桥上的石匾·····	韩同义	(76)
南顿清真寺·····	耿国浚	(77)
台儿庄战役中的田镇南将军·····	熊金炬	(79)
从台儿庄到信阳集结·····	李楷墉口述 李仲南执笔	(81)
回忆田老家小学的抗日宣传·····	田维精	(84)
我所知道的水寨“抗训班”·····	黄家兴	(87)
李未破城向冯玉祥求救的第三次电稿·····	阎钦莱供稿	(90)
袁世凯葬母·····	李相宾	(92)
袁世凯丧葬纪实·····	袁家宾	(95)
毛笔名匠麻德昌·····	刘家典 刘子毅	(110)
“德遍桑梓”碑·····	熊金炬	(113)
张希贤轶事二则·····	夏德敬 高文和	(116)
多才多艺的阎三先生·····	刘子毅	(118)
秣陵镇来历·····	张义堂 张文博	(124)
顿子国故城——南顿·····	张金云	(127)
项城百家姓·····	邓同璧 王汉平	(131)

洞房春宵——高梅阁即兴一绝·····	王叟庵搜集整理(133)
钮琇诗选·····	王叟庵 刘秉益供稿(136)
娄志德训子文·····	娄伯道收藏(140)
周兴嗣和《千字文》·····	阎钦莱搜集(143)
魏、晋时期项城的二位书法家·····	刘运兴(145)
项城人文(二)·····	熊金炬(146)

特殊的卖笔者刘茂林

刘家典 刘子毅

我六岁时，亲眼见刘茂林跛一右足，住在本村东头，我辈常喊他为老祖宗。

我村（汝阳刘）做毛笔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老祖宗却与众不同，他是一位特殊的卖笔者。

我村过去很多人没地，或有地极少，多靠笔艺谋生。虽然卖笔得些钱，但由于余吃买烧，再买笔料做本，结果仍是两手空空。只好日夜赶工，再图下次风顺。有些人对我村的评价：“做笔十年不富，一年不做就穷。”多数人卖笔为了买点地，好给生活站住脚步。可老祖宗在饭场或人群中却扬言：“有的是地不用买，耕者有其田嘛，到时候每人都有一份。”这在当时给人心里留下多年未解的疑团。至今村里满六十岁的人，都还忆及他。

村中老人刘汝仁、刘家齐、刘家兴等提起刘茂林卖笔

时，也都感觉有点特异。他制笔的技术高，质量好，在每支笔头根部口外都印上一个《刘茂林制造》的手戳。可是他串馆卖笔总是走走停停，从不与同业者争时间，抢生意；单等夕阳西下，方到学馆里跟塾师啦呱，然后留宿塾中与塾师攀谈，多至夜半方眠，次日便畅销其货。同业者无不奇而羨之。

三

据我村刘鸿勋（笔者同宗祖父）回忆：“1939年，我在汝南‘天顺斋’刘茂林笔庄住了十个月，目的是为了交流笔艺。曾多次背着草囤乘深夜到东关给他买馍，只知买馍不见人吃，只听人说，不见人影。后来我问：‘买这么多馍干啥？’他说：‘这事你不需过问。’入冬一天，国民党政府军警人员突然闯到店内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俟后我见一老人从厨屋出来，悄然远逝，方悟此人是被搜查的对象。可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何以能躲过搜查。某日我到厨屋烧茶，清除灶膛积灰，一揭火篋，篋下洞穴深幽，心中大为惊讶！适逢茂林经过，我便述以所见。他禁我不要多言。我只好闷在心里。

以上见闻，在我村引起人们多年猜疑。今年3月24日，我因事往汝南，在汝南西关粮管所刘奎英（刘茂林次子已故）处，见到《汝南县志通讯》（1983年8月1日）内载有：《刘茂林烈士传略》一文，终于五十年的谜底揭开了，现摘录如下：

刘茂林，字竹轩，1882年生，河南省项城县汝阳刘人。幼

贫苦，当学徒，学得一手精湛的制笔技术。三十岁以前，已驰名于汝南、项城、上蔡、新蔡等地。于1927年在汝南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和宣传工作，……他常以卖笔作掩护，游乡串馆，奔波于汝南、上蔡、项城、新蔡、确山、正阳之间，活动于和孝、马乡、常兴、金铺、代塔和汝南城关等处，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区委委员、中心区委委员、县委委员，是党的一位积极活动家。1939年，茂林同志执行县委决议，在汝南考棚街南头开设“天顺斋”笔庄，作为县委的秘密联络站。1940年冬由于叛徒①出卖，茂林同志被捕。1941年春节前夕被释放。之后茂林同志仍然坚持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同年，他第二次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摧残下，茂林同志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质。五月下旬，被敌解往漯河北五里庙国民党十三军军法处②六月六日茂林同志在监狱中光荣牺牲，时年六十岁。

我村原隶属于汝宁府，在民国30年（1941年）才划归项城县。刘茂林于三十年代初迁居汝南，每年尚多次回故里探亲，所以我（笔者）还能见到他，及其被害后，其家人（刘茂林的三个儿子：伯英、奎英、冠英及孙孙孙女等）被迫潜逃隐匿，先从汝南迁徙金铺，后转移到和孝、正阳落户（这是奎英女儿刘英所述。现已89岁，系笔者姑祖母。她家居马乡，去春到汝南省墓，与笔者相遇，述时泣不成声。）解放后，经组织调查核实，追认其子孙后代为烈士家属，享烈属待遇。

附注：（1）据刘英述，叛徒名马洪猷，后果不详。

（2）国民党十三军军法处：据刘家兴谈，1941年4月刘茂林二次被捕入狱，敌人无法逼出实供，由国民党十三军军法处监押，准备解往洛阳，恐豫西复杂难行，遂于6月6日在监狱中将其杀害。

张铁奇几件事

阎钦莱

我和张铁奇是同村，年龄相若，平时由于工作不同，接触不多。他任大队书记二十多年，留下许多令人敬佩的事迹，被一方所称颂。我平时亦有耳闻，但不太在意。退休后，他也因病离开公社机械厂在家休养，接触较多。1981年10月老铁病故时，我参加了由县、公社、大队三级给他组织的上千人的追悼会，在这缅怀老铁一生的时刻，对他一生的件件往事，互相啜泣着、追述着，感人至深。尤其是他老伴哭诉的：“你工作几十年，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囫囵明，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没安排一个孩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这对我触及更大。他的事迹足以催人三省自新，使我不得不执笔择其要者追述出来，以益后人。

张老铁是张铁奇的外号，张庙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旧社会当过学徒。1947年冬，县政府设到张庙后，他便积极参加农会，建国后曾任农会主任、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高级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化后，任张庙大队书记二十多年，后调任高寺公社机械厂书记。曾被选为区和公社的党委委员、县人大代表、县贫协副主席。1956年曾出席河南省劳模表彰大会。

名副其实的张老铁

张铁奇任大队书记二十多年，在经济面前从来不伸手，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五十年代霜打麦、遭水灾时期，上级发放的救济粮款，他从未讲过自己。群众评议给他，他制止，领导送给他，他拒绝。春节时，驻队干部发现他家确实过不去年，向区领导如实汇报。区委派秘书尹明周送了30元钱让他过年，他还是不收。最后尹明周向他老伴说明了区领导的意见，他老伴才收下了。反之，张老铁却把全大队群众都装在心里，逢年过节，他总是每天一村转几遍，这户看看，那家瞧瞧，一面了解群众疾苦，一面鼓励生产自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五十年代中期，在张老铁的操劳经营下，张庙也有兴旺时期，生产上曾名闻全县。当时搞运输的胶轮马车有十几辆（每辆价值一万多元），外人喻为“摇钱树”，还有窑业被喻为“聚宝盆”。此外，还有木业、铁业，是方圆几十里很少比得上的富裕大队。有人认为张书记一把大拿，手中一定有积蓄。在“四清”运动中，张庙便成为重点大队之一。经过长时间调查，清理财务，张老铁分文不沾。“四清”工作结束时，工作队的同志对张铁奇笑着说：“你真是名副其实的张老铁呀！”张铁奇笑着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把群众的疾苦时刻放在心上，共同富裕，‘水涨才能船高’，我要有私心，我的生活确实比这强，我也不会住这样低的草房。钱，我经手的不少，可都用在发展生产，用在群众身上了。”

我是共产党员，对党要讲实话！

张老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工作实实在在。在三年困难时期，张庙生产虽说好些，但日子也不好过。当时逼产量、报产量是“五风”时干部最头疼的事。一次在省里开会，有些大队报50万斤，还有的报100万斤。可张老铁就是不发言。副县长刘恒启、公社姚书记催着铁奇发言（张庙是当时县的重点大队），张老铁的汗珠直往下滚，就是不吭声，后来挺不住，他说话了：“我是共产党员，对党要讲实话；我来时俺大队还够十几天吃的。我要为党负责，为张庙群众负责，我决不撒谎。”听了老铁的发言，与会者都为之震惊。在反右倾的形势下，确实直言不易。老铁的这几句话，使当时的领导吃了些清醒剂，粮没有再逼下去。

还是让支部大会和群众代表推选吧！

张老铁办事既坚持原则，又作风民主，依靠群众处理问题，很少独断专行。当时招工招干要经过大队推荐。张老铁不徇私情，唯贤是举，量才推选。先后推荐出去的不下几十人。有一次招工，他弟弟的大儿子年龄到了。弟弟是转业军人又是支部副书记，想让孩子去，便跟张老铁商量说：“叫儿子去算了。”张老铁听了便说：“那怎么行呀！我是支部书记，你是副支书，咱们要叫自己的孩子去了，人家不说咱俩徇私吗？以后怎么跟群众讲？还是让支部大会和群众代表推选吧！”结果他侄子没有去上，弟弟很有意见。后来经过

多次作思想工作，弟弟才算想通。老铁对每个干部都是这样，既严格要求，又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张老铁虽是个大老粗，却十分热心教育，他支持学校工作，关心、尊重教师。张庙学校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学校，解放后又是全县首批开办的完全小学。老铁对老师关心备至，在极左思潮时，他在学校里发展了三位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乱嘈嘈的时候，他敢扶正排邪。特别在侯、王二人建议教师下放大队时，教师要重新推荐，推荐不上回家劳动。可张老铁一听说教师集中到县里了，他开了干部会后，亲自赶到县里，去欢迎本大队教师回乡任教。特别有些出身不好，或被错划上右派的，都认为自己难能推荐上，心里犹豫忐忑。他主动找这些人谈话说：“贫下中农信得过你们，你们在外地工作多年，都有了经验，回家乡后，请甩开膀子干了。”老师回到家第二天，支部召开了欢迎老师回乡座谈会。第三天举行开学典礼，干部和家长都参加了大会，使张庙学校很快恢复了教学。当他发现学校冬天没伙，教师茶水困难后，立即派人给学校送了一车煤，师生们无不感戴“雪里送炭”之情。张庙学校从小学发展到初中、高中时，校址小了。他把大队的几十间房子腾出来，让中学班搬了进去；又重新选择校址，新建几十间新房，让学校全部搬出寨外。张老铁虽是老粗，可他有远见，热心教育，重视培养人材。他经常讲：

“共产主义好，光靠咱这老粗是建不成的，必须培养出大量的科学人材。学校办好办不好，是关系着张庙今后发达不

发达的大问题，是利国利民关系着子子孙孙幸福的最大问题，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张老铁去世已八、九年了，张庙起了大变化，饮水思源，抚今追昔，乡邻们仍在怀念他，和他共过事的老人提起他来就象六月的葡萄一串串讲不完，道不尽。张老铁的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忠于党、信于民，敢想实干、艰苦奋斗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革命生涯片断

解道生口述 刘秉益整理

我于1915年出生于项城县孙店镇李营村，1944年参加革命，1981年离休。回顾革命历程，有几件事记忆犹新，现简述于后。

恨恶豪毅然从军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很不安定。地方上土匪蜂起，抢掠烧杀。俺村李绍文是县参议员，李绍武是县财务局长，李绍华是联保主任，李祖广是保长。李氏宗族有财有势，独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记得那时我的父亲解松芳在县民生工厂（织布厂）管帐，李家怕他有了上进机会，就把他弄了回来。当时我正读私塾，9岁入学，18岁下学。因为我写算皆通，会口技，又会吹拉弹唱，李家对我非常嫉妒。一次县里考厂行（土地勘丈员）因为我够不着人，连个名也没报上，而李绍文的大儿子李祖广没参加考试就把名字挂上了。每逢打地，他都叫我跟着，量地、写算都是我的，结果他弄一兜兜，我吃一顿饭，使我非常气愤，社会上贫富、贵贱的界沟太深了，一怒之下，连家人也没告诉一声，我就卖壮丁走了。